



洁如新

木子 / 著

一个世纪像是过去了，我转身回到车内，前尘往事，不堪回忆，事实才一年多些。年纪大了一点之后，往往对从前所作所为诧异，那真是我做的吗，勇气与力气，自何而来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，受何人何物驱使？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一个年轻貌美女孑单独流落异乡，无亲无
故，一早已经明白世上每一角落都以金钱
挂帅，处处势利。



亦舒
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1-6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洁如新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2. 6

ISBN 978-7-5127-0444-2

I. ①洁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113099 号

洁如新

策 划：和元文化·红书坊

作 者：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贾秀娟

文字编辑：吴婷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140×210 1/32

印 张：5.75

字 数：117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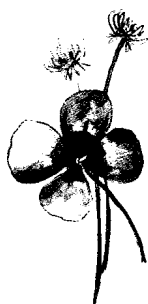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8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27-0444-2

定 价：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大半个世纪之前，华侨不是做杂货店就是开设洗衣店。大姐长娟在十七岁时同爸妈发表宣言：“我要上大学，我不会守住小店，我也不会嫁守小店的男人。”二姐幼娟比较温驯，她课余时时守在我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洗衣店，她收取最低时薪，一边听耳机一边哼歌。

洗衣店在旧区角落位置，老大的中英文红漆标志“洁如新”、Brand New，由太公创办，留到我们这一代，历史悠久。

本来只是小小一间两层高木屋，下铺上住，市政府历史博物馆里有我们王家铺子的发黄旧照片，太公与儿孙及伙计蹲在门口，给外国记者拍摄。

轮到祖父，王家做出成绩来，华侨靠的不外是勤同俭，不怕辛苦不怕脏。

传说是这样的：一位住在山上的银行大班夫人自巴黎置回一件晚礼服，预备在新市长就职晚会中穿着，一心要艳压群芳。



不料被女仆熨焦了一角，且是胸前，十分碍眼。

那位基尼斯太太为人颇算大方，并无责罚女仆，但是女仆内疚，拿着衣服，四处找人织补。

人家同情她，对她说：“你到王家洁如新去试一试，店里有位老太太，擅织补，鬼斧神工。”

那老太太，指我家曾祖母，当时已有七十多岁，可是精神矍铄。

她看到了晚服，笑笑说：“放下吧，明早来取。”

当天晚上，不知老人家用出什么手段，织好了那块杯口般大小破洞，又把袍子熨得滑不留手，挂在店堂，等女仆来取。

女仆忐忑地进门，哗一声叫出来，那件袍子宝光灿烂，完好如新，她泪盈于睫，不停道谢。

她问手工价钱，曾祖母微笑：“五角。”并没有抬价。

女仆朝老人深深鞠躬：“祝你王家多子多孙，添福添寿。”

女仆欢天喜地与司机一起离去。

据祖父说，过了几天，基尼斯夫人亲自来道谢，并且与王家诸人合照，签名送上放大照片。

祖父把照片挂在店堂，说也奇怪，不久小店便客似云来，福特汽车摆满门口，仆人家童把衣服一堆堆捧进。

不久基尼斯先生帮王家作贷款担保，祖父把木屋改建成三层坚固砖屋，仍然上居下铺。后来，祖父遗憾地说：“打仗了。”

他说的是二次大战，大伯从军，到荷兰打退纳粹德军，获银星英勇勋章，回来后，把勋章镶好挂店里，一些小混混走进店来，本想找麻烦，

一见银星，悄然而退云云。

小时候我听到这些故事，十分兴奋，一年级做 Show and Tell，向老师与同学展示该枚银星，惹来哗哗声。

大伯随即考进大学医科，苦读七年，成为外科医生，他娶妻生子，搬到西区居住。不不，大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只是不喜欢洗衣店。

他喃喃说：“洋人说我们吐口水喷湿熨衣服。”

曾祖父母均活到近百岁才辞世。祖父母略差，只活了八十出头，大伯觉得与饮食有关：“草根树皮糙米番薯最有益。”爸是幼子，他安分留守洗衣店。

王家铺子在市内几乎成为传奇，但凡华人有什么集会，习惯约好在洁如新门口出发。我们自小在楼上窗口见过不少游行活动。

今日，洗衣店科技化，半自动，开了机器，放进药水，计算机调校时间速度，很少出错，水平划一，说到洁白如新，那其实是不可能，但效果令顾客满意就是了。

熨上衣更比从前简单，套在一架直立 T 型蒸气熨衣器，呼一声，袖子与衣身如吹气般膨胀，三分钟就有型有款。

但是，人还是得守在店里，人不到不为财。

小店发不了大财，但生意总归是生意，两个姐姐与我都读到大学毕业，大姐长娟，那个说永不嫁守小店的嚣张女，今年已三十出头，是所谓大龄小姐，她是执业会计师，工作时间比洗衣店还长。

二姐幼娟新闻系毕业后往东岸工作，她很快成为国家电视新闻台之花。幼娟英法语流利，可是中文十分普通，只会说“呵谢谢”，“我



要炒饭不要饺子”，“太过分了，神经病”等语，她是洋童。

我，我是第三子，我叫王志一，我在大学教历史，一有时间，就坐在洗衣店帮父母做生意。妈妈有时怪痛惜：“大材小用。”

可是没有这爿小店，哪里是我们这群“大材”。

大伯的女儿，我的堂妹明娟问我：“志一，太公可曾建过铁路？”

“我想不，他抵埠时仿佛只有十四岁。”

“他有付人头税吗？”

“我们猜想他是偷渡客，没有身份。”

“如何偷渡？”

“或者从美国旧金山入境。”

“故事可歌可泣。”

“移民故事一定悲切，有谁在本家耽得下去会得离乡别井面对未知数。”

“不但勇敢聪明，而且凶悍。”

“是呀，一句英文也不会，胆敢在这块新大陆生活。”

大家沉默下来。

终于明娟问：“店里生意好吗？”

我笑说：“你爸早把股份卖给我爸，小店与你无关。”

明娟说：“小店生财有道。”

“哪里比得上你们。”

“什么你们我们，再用这种口气就打你。”

明娟说：“你们三姐弟还未有密友？”

我答：“大姐与二姐的男朋友均是西人，不好公开。”

“西人也无所谓。”

“爸妈不是这样想，我见过大姐的麦可，浑身是毛，闲时喜爬山打鱼、开快车，像野人。”

“他也是会计师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，他是公司律师，爸最讨厌律师，嫌他们奸诈。”

明娟说：“糟，我男友亦是律师。”

“我爸又不是你爸。”

“你呢，志一，你可有女友？”

我笑而不答。就算有，也不能随便公开。

老妈的声音在后传来：“志一，要华女，记住，籍贯不拘，一定要同文同种。”我仍然不出声，谁敢肯定。

妈继续说：“志一，同幼娟说一声，三楼的房客仿佛做了二房东，把另一间房租给三房客。”

我笑：“真复杂，不过想省几文。”

“租约订明不许分租。”

我说：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只要他准时交租便可。”

“志一，你别太大方。”

“也许只是亲戚或是朋友。”

“找长娟的男友问一问法律程序。”

“是，妈妈。”

“你替我把价目表改一改，每项加百分之三。”



“又涨价？去年才改过。”

“已经比街坊便宜，没办法，水电都上涨，羊毛出自羊身。”

我回答：“我先到附近店铺估价。”

明娟诧异：“你那么认真，志一，做洗衣店似做银行。”

我答：“任何行业，如想赚钱，都不可托大。”

“佩服佩服。”

第二天，我把别人的价格表取回，正在查阅，玻璃门叮一响，有人进来。

我抬头，先看到一件香奈儿蛋黄格子短上衣，然后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年轻女子。我轻声问：“我能帮你什么？”

她这样说：“我到酒吧喝了两杯，懵然不觉，尽兴而返，第二早发觉外套上有香奈儿标志的两粒纽扣被人割去。”

“呵，这么厉害。”我耸然动容。

“大衣极贵，我唯一的一件，”她沮丧，“我的招牌。”

我不禁微笑，她的名字叫香奈儿？

我取过外套看，纽扣被剪去之处十分整齐，是熟手所为。

“听说是一群吉卜赛人，四处到名牌店剪纽扣，再转售给冒牌厂家仿造。”

我意外：“竟有这种营生。”

“名店警惕，他们便到餐馆酒吧人多之处下手。”

我告诉她：“本店并没有这种纽扣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她好不失望。

这时我发觉她戴着一副同牌子耳环。

我示意她取下耳环，我翻转细看：“你愿意牺牲耳环吗？”

她很聪明：“把它们改为纽扣？”

我说：“试一试，你去喝杯咖啡，一小时后回来。”

她十分高兴：“小哥，谢谢你。”

我上楼去拿电焊棒，在楼梯碰到三楼的房客汪太太。

汪太太说：“志一，我家来了客人，改天介绍你认识。”

我答：“好呀。”

取了工具下楼，我把耳环改成纽扣，请妈妈钉上，妈妈顺便把外套熨一熨，脱线部分缝好。

她说：“这一件上衣，与一套洗衣干衣机同价，不可思议。”

我说：“太贵了。”

“上星期客人取来一件米白色的同牌子晚装。”

父亲在店后出来：“太太，请来看账簿。”

这时大块头麦可出现：“志一，长娟说你爸妈找我？”

“是，他们在店后，有事与你商量。”

麦可走进里边。

女客回来了，她看到外衣，下巴落下，低声惊呼：“完好如新。”

她立刻穿上，在镜前顾盼。

一般女子的欢乐与悲伤都比较肤浅。

“谢谢谢谢，小哥，我欠你多少？”

我看看价目表：“十五元。”



“啊，小哥，你真老实。”

我微笑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

她另赏了我五十大元：“与女朋友看场电影。”

我向她道谢，她欢天喜地地走了。

麦可与爸爸出来，爸大声说：“原来我们也是违法者，这幢房子根本不允许分租。”

有这种事，看样子大房东二房东三房客全部不及格。

麦可说：“我代你们到物业部申请合法分租。”

“谢谢你，麦可。”

“目前你们不适宜向租客汪氏提出抗议。”

“明白。”母亲颇为无奈。

麦可说：“我查过，那三房客只是一个独身女性。”

父亲赞他：“你做事十分周详。”

麦可福至心灵，立刻答：“长娟吩咐，我不敢怠慢。”

我送他到门口。

麦可问：“你见过那女子没有？”

我摇头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近日有许多年轻华裔女性用旅游证件入境，逾期居留。”

“啊，别让爸妈知道。”

“最好大家都暂时佯装不知。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阮津。”他什么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

“麦可你真能干。”连我都赞他。

他走了，我还有一节课，连忙驾驶小小伟士牌机车往大学。

回来看见老爸坐店后吃咖喱鸡饭，不禁惻然，爸大半生就此度过：平顶头布衫布鞋，起早落夜，坚守小店，一星期七日开门，公众假期无休，只在农历年放两日假。今年猪年，他的本命年，已是华人口中的花甲老翁。

他说：“年龄对有家庭与子女的人来说根本无所谓，健康才最重要。”

我说：“谁做咖喱鸡？”

“汪太太拿来，我帮你盛一碗。”

“汪太太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她家表妹来学英语，三个月就走。”

“你相信吗？”

爸答：“早已经三个月了。”

咖喱鸡落足工本，有我爱吃的原只小洋葱。

“有女朋友没，我们等急了。”

我赔笑，这种事急不来。

“助教阿敏达呢，她上次来喝过茶。”

“老妈嫌她包头巾，信的是‘阿拉阿拉’，况且人家已经订婚。”

“咏仪与翠图呢？”

“咏仪已回香港发展，翠图是富家千金，我不想高攀，她们都是普通朋友。”

“太挑剔了，我与你妈妈由家长安排见三次面就结婚。”



我微笑，盲婚有好处：先婚后友，相敬如宾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“那多尴尬。”

“我们等急了，我们想抱孙子。”

“长娟应先结婚。”

老妈问：“有谁见过我们的三房客？”

我与爸都摇头。

那一天，像所有一天，父母早睡。他们也早起，七时已在店里操作，八时开门。许多上班男女会一早交上衣物，然后下班来取。

客人在家里只洗毛衣床单，工作忙碌，腾不出时间做洗熨，每天匆匆地赶赶赶。

父母生活像乡下人，他们甚至不用电话手机，计算机账目程序由我设计，只我一人会用。我从未见过那样生活简约的夫妇，妈妈口头禅是“都有了，不需要”，但是她也是我见过最开心的中老年太太。

店里几年前本来有只自来猫阿虎，后来遭到车祸丧生，老妈十分伤心，“领一只新的”，“不，太难过了”，连宠物都拒养。

每年我们把客人遗弃的衣物收拾出来捐到救世军，老妈感慨良多：“这套西装属于一个独臂老人，不知是否已经不在人世”，“那袭婚纱放在我们店里已经三年，恐怕已无纪念价值”，从衣物里她看到许多沧桑。

“该套开司米毛衣也无人认领，电话打过去只说号码已经取消”……

大部分是熟客，有客人自西区与东区过来光顾，十分荣幸。

洗衣店的生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好，那时流行西装笔挺，连

学生校服都拿来洗熨。今日，时髦衣物都又破又皱，新的像旧，旧的如新，尤其时兴迷彩军装，全部打补丁，在家放进洗衣机便可。

但是生意还是不错，有一户人家，只用每方寸五百条线的白色埃及纯棉床单，交给我们洗熨。那位太太据说没有别的嗜好，衣着朴素，可是，天天要换床单。

为他们服务之前，根本不知世上有那么多怪人。

客人还把各式各样的杂物遗忘在袋内：手机电话、数码相机、POD、钞票、车匙、门匙、首饰、地址簿、信件、证件、化妆品……

我们像学校一样，设一个小小失物认领部。

那天，长娟在傍晚打电话来：“麦可过来了？”

“他很帮忙。”

“麦可说，你蹲在铺子内，活脱似上两个世纪的洗衣店清人。”

我没好气：“麦可才不会那样说，你自己讨厌洗衣店罢了。”

“志一，你是一名大学讲师。”

“我心甘情愿帮父母看店。”

“他们叫你什么？小哥，你的工余时间全用来做小哥，你没有社交生活。”

“我不需要虚伪的交际应酬。”

“干脆叫爸妈把店出售，不知多轻松。”

“百年老店，大小姐。”

“你们的脑袋僵化。”

我改变话题：“大麦有否向你求婚？”



“每年都有。”

“几时举行仪式？”

大姐叹口气：“你要不要同我们出来喝一杯？”

“我要陪爸妈到龙城戏院看华语言情片。”

大姐忽然转了口风：“也幸亏有你。”

我说：“快清明节了，记得叫幼娟一起扫墓。”

在学校里，我却不是随和的老好人，我对学生相当严厉，给他们的功课也比别的讲师多。

欠功课者会被我用红字提名，贴在课堂大门上示众。这一招很有效，可是我也听到学生悻悻说：“难怪会有校园暴力事件。”

我的得意门生，是一个叫李思敏的香港女孩，每篇作业分数不低于九十七。思敏对历史有真正兴趣，她同时修政治科学，她有意从政，暑假曾到自由党做义工助选，热心公益。

思敏对我说“罗马帝国兴亡史是人类文明写照”，又说“美利坚合众国将步罗马帝国后尘”。

一日，思敏更大惑不解地说：“十八世纪加国给每名新移民提供一百六十亩免费土地，可是，这些土地其实早有主人，那是各族派的印第安人。”

历史令少年困惑。历史也叫成年人如我失望。

放了学，我在洗衣店内读俄国历史。

老爸进来说：“志一，你去看看，有警察问话。”

我连忙招呼：“请问何事？”

女警出示一张照片：“你见过这只睡袋没有？”

我看到睡袋上印着蜘蛛侠标志，分明是青少年用品，我摇头：“我们洗棉被价是三十五元，足可买一只新睡袋，请问何事？”

“有一寄宿生睡在干洗过的睡袋里昏迷，医生说是强烈干洗药水未挥发干净，他吸入不省人事。”

“呵，可有生命危险？”

“急救后幸亏苏醒，但警方正追查不及格干洗化学药品，打扰你们。”

“请随意调查。”

她与助手到我们储物室检查过离去。

老妈问：“那学生在哪里读书，什么族裔？可怜。”

爸说：“睡觉被子切勿盖过头。”

“谁家洗衣店没有良心？”

看，经营洗衣店也不可黑心。

爸说：“志一，有事同你商量：我在中华商会抽奖中了三奖，两张船票，到阿拉斯加玩七日七夜，我与你妈同去，你看铺，如何？”

我举起双手赞成：“快去松一松。”

妈妈说：“志一要教书，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噢，刚好是复活节假期。”

“大材小用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，你们玩得高兴点。”

妈妈还在噜苏：“在船上有什么好玩，不去也罢……”

一走出洗衣店，妈妈浑身不自在，王家铺子是她的安乐窝。



我继续垂首读历史，妈妈忽然过来摸我的头发，低下头来深深嗅一下。我转头向妈妈笑，她怪疼爱地说：“一晃眼为人师表了，那时把你装在篮子里放店堂照顾，客人喜逗你玩个不休。”

妈妈握着我手。

爸看见像是吃醋：“志一都是你宠坏的。”

妈妈紧紧握着我双手：“我不宠谁宠他，志一，但愿孙子十足十似你，逗我眉开眼笑。”

爸嘀咕：“孙子干脆叫眉开与眼笑。”

历史告诉我，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我已经买了全套足金金饰，十分体面。”

“爱到哪里度蜜月均可。”

“我还有一只红宝石镶钻戒指。”

“朋友多，起码五十桌酒席。”

我正在重温伊凡雷帝大杀四方，对两老唯唯诺诺。

他们说得起劲：“不要吃鱼翅了，我们也学学环保。”

“可是，鱼翅是贵菜，对客人尊重。”

我驾车去买了三碗鱼蛋面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饱餐一顿。

我像爸妈，没有上进心。不愿长驻小店的女子与我无缘。

“我原本以为长娟与幼娟会守住铺子。”

“老头，时势不一样了。”

“老刘在电视上看到幼娟，赞她既漂亮又神气。”

“是，”妈妈说，“可是，她在东岸很少回来。”